

元

附刻

讀史大略卷十

卷五十八
六十一

讀史大畧卷五十八

江陰沙張白定峯著

元紀

三史

遼金元皆有史予作讀史大畧遼金皆附於宋而獨以元
繼宋後者遼金雖同稱帝號今考其疆域遼所有於中國
自遼左以內幽并二州卽今永平遼東宣大地地不越
省金則奄有兩河關陝淮南之地與元魏相埒元則內
外一統車書聲教被乎無外五帝三王以來未有其廣安
得不以歷數之正統歸之此元史大畧所由繼歷代之後
也

遼金元國俗不同

遼太祖阿保機起於唐季與李克用約爲兄弟又得漢人
韓延徽任以國事政教食用彷彿中華至後石敬瑭稱臣
於太宗德光賂以燕雲十六州之地又其後北漢劉崇稱
臣於穆宗至聖宗澶淵之盟與宋人約爲兄弟兵革不
用者幾及百年信使往來歲歲不絕聲名文物燦然可觀國
俗之美非金元之所能及金起海上不通中土其俗鄙樸
蒙古未入中國之先遠在漠北其俗鄙陋又甚於金故論
其幅幘則遼不如金金不如元而國俗則反是

金元取宋之異

金之取宋也多用陰謀以愚之禍而不正元則窮極兵力
以取之正而不譎此金元之別也

太祖鐵木真

太祖初生烈祖征塔塔兒獲其部長鐵木真因以名之陰
合古人克敵命名之意長而寬仁英武待默律汪罕皆恩
禮兼至不以反側爲嫌旣而大破乃蠻遂卽帝位時金泰
和六年元人王業所由始也頻年用兵金勢日蹙九年金
主珣遣使求和不許十年諭金主使去帝號稱河南王盡
獻山東河南之地金主不從以憂殂子守緒立觀太祖之
興威武奮揚聲靈赫濯較遼阿保機金阿骨打更爲規模
宏遠迥非劉石諸雄之匹所以爲開基之主也

太祖諸王

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之佐生其同鄉是以高祖功臣
半出豐沛光武諸將皆起南陽是已然皆異姓臣子攀龍
附鳳之儔未聞高祖光武之兄弟子姪皆能立功佐國與

韓彭吳寇等也元祖自太祖太宗以來至於元末其諸王如拖雷蒙哥等數十餘輩皆智勇兼備有開疆展土之猷戰勝攻取之畧至其料敵制勝咄嗟破敵皆出孫吳韜畧之外此固天之所生豈華人之所能及

太祖遺命

太祖二十二年夏至李昫降夏亡元人駿駿乎有混一之志所忌者北有金南有宋耳是年太祖殂遺命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下兵唐鄧直搗大梁滅之必矣數言已定取金之策宋人已墮其術中矣

酒

鐵木真初起朔北國中無酒阿剌兀拒乃蠻之招欲歸蒙

古奉酒六尊爲信太祖飲之三爵而止曰是物少則發性多則亂性宜以爲戒夫曰國中無酒則其上下之間忍嗜欲甘粗糲可知三爵遽止所以爲開基之主也其後世祖嗜酒每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諫之遂以三鍾爲限晉元因王導之言而覆杯不是過也祖宗作法如此而太宗以麴蘖致疾順帝以沈湎致亡甚矣禹疏儀狄之當法也衛之武公號爲睿聖所以九十有五猶作飲酒悔過之詩也歟

宏吉刺氏

元立皇后必欲宏吉刺氏猶遼后之必於蕭氏也宏吉刺之祖特薛禪與其子按陳從鐵木真征伐賜號國舅按陳那顏父子皆封王爵又詔宏吉氏生男世尙公主生女世

爲皇后以報之元之後自光獻以下皆其子姓也晉楊珧表武帝曰自古一姓二后必致禍敗夫二后且不可況十后乎且冊立中宮所以配至尊理陰陽母儀天下非以爲酬功之具也遼以世后報蕭元以世后報宏吉皆二代苟日之計豈可以爲法哉

征日本

國家之威雖無征不克然海外僻遠之地或有一方不順王命者以大度置之可耳竊中國以事遠畧非計也世祖末年以日本梗化銳意伐之募水手造戰船飛芻輓粟天下騷動羣臣進諫者多而帝堅不之聽師出無功復議再遣此與唐太宗之征遼何異然太宗深悔無功追思魏徵之直世祖以無功增憤力拒崔彥之諫不如太宗遠矣若

較以漢光武閉關謝西域明宣宗棄交趾而弗守相去豈
不霄壤哉

耶律楚材

昔者楚之昭王嘗聘孔子且欲封以書社之地矣孔子未
嘗以正身潔已爲重出處之際苟有害於義雖千乘之富
弗顧也如其無害則一介硜硜之守亦所不爲此所以異
乎沮溺荷蕢之流也世之訾許衡竇默廉希憲耶律楚材
以仕元者吾惑焉四人者皆生長西北未嘗食宋之祿固
不得與留夢炎趙孟頫同類而共譏之也至議楚材以遼
室之胄遼亡仕金爲事仇又以金亡事元爲失節是何言
之過歟元起海上其君皆英武有餘而仁慈不足武功克
競而文教不修且也奉釋迦之教而不知聖人之道寶糾

桓之士而不知儒生之用又其時北有金南有宋無歲不
戰生靈肝腦塗地楚材挺生其間先廉許諸人而首倡其
說固天所篤生斯人以立生人之命者也而謂楚材當守
經經之節以隱居獨善爲高乎是逆天之命而置斯世斯
民於度外也楚材不得志於金仕爲小官太祖聞其名召
見之謂金遼世讐朕爲汝雪恥楚材對以祖父以來委贄
事金不敢以臣讐主太祖重其言置之左右自太祖太宗
而世宗歷事四帝委任備至言無不用計無不從尤大者
免漢人之屠戮而定立賦稅封孔子之後而尊尙儒術勸
設經筵人主始知詩書之可貴而許寶諸賢皆楚材所引
進也楚材輔元之功較之管仲之一匡魏徵之勸行仁義
有倍蓰什百者假令世無楚材生民之禍亦何所底極也

或如議者所議是責楚材以接輿荷蕢之事而孔子不足
法也假令昭王當日不聽子西之沮卒用孔子孔子能不
北面委贄爲楚之臣乎能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佐昭王以
濟世安民使不至爲商鞅李斯之所戕賊乎若責之以魯
人不當仕楚亦小之乎量聖人矣雖楚材之爲人未敢妄
擬聖人然以生人爲心則固聖人之徒也自蕭何以來佐
命之賢才兼德備未有能及楚材者吾故詳爲論之而許
衡竇默姚樞廉希憲諸人可類推矣同時與楚材并相者
粘合重山本金源貴族爲質於元後遂委贄耶律所行重
山一一佐成之無所異同蓋盧懷慎之推姚崇不是過也
嗟乎晉卿三朝老臣四海重望乃太宗殂後母后稱制信
任姦邪致鬱鬱身死呂雉之於平勃尙未至此甚矣垂簾

之非美事也子鑄出奇致勝而練達政體綽有父風孫希亮遭阿里不哥之變閒關萬里而終不改臣節又可見其家法之善云

史天澤

史天澤出將入相五十餘年滅金滅宋皆有大功而謙退不伐雖屢總大衆非臨敵交戰未嘗妄殺臨沒遺表勸世祖渡江慎勿殺掠賢於木華黎之貪功嗜殺者遠矣然考其生平尚在廉希憲耶律楚材之下元臣如天澤者亦自有人而時人以郭子儀曹彬比之過矣

石抹也先

石抹也先遼之疎屬金旣滅遼也先祖父皆誓不食金祿率部落遠徙以避之也先年十歲問其父宗國之所以亡

卽大憤曰兒能復之及長聞元起朔方匹馬歸於太祖
言東京金之弊蕩其根本中原可傳檄而定太祖悅命
從木華黎取夷京予以千騎也先曰兵貴奇勝多人何爲
譏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也先獨與數騎邀而殺之
懷其所受誥命僞稱新留守入城治事金人不之覺也因
盡撤守備易置將領後三日而木華黎至安驅入城不遺
一矢得地數千里戶十萬八千兵十萬資儲器械不可勝
計金人喪其根本之地議遷河南卒致亡國及木華黎欲
屠北京也先力諫止之全活百萬非徒智勇之將且仁人
矣愚按於元始興歸元以數數下東京忠智勇決出奇如
神蓋天下奇男子也世人盛稱宋之趙孟頫而不及遼之
也先抹也先可謂棄圭璧而詫砭砭矣予故表而出之以見

也先假手於元以報遼可與張子房之假手於漢以報韓
相爲伯仲元朮諸人固不能料及此也

太宗定宗憲宗

太宗窩濶台在位十一年國內稱治晚年怠政嬰疾皇后
稱制又五年而後立其子定宗定宗制於母后信任姦邪
元政日衰方其殂也太后又復垂簾諸王不服擁立憲宗
盡反定宗所爲任皇弟忽必烈以征伐親行取蜀殂於釣
魚山下以元兵之強憲宗親在行間而王堅固守河州攻
之不克卒斃於此乃知冉璉冉璞謀之其臧而余玠城釣
魚山之功大矣元人於賞功之典不遺錙銖宋人乃聽讒
而殺余玠又籍其家一興一亡於茲判矣元旣滅宋兩厠
皆降惟合州固守不下李德輝再四招諭而後王堅出降

元人命大將統重兵以守之蓋地利之必爭如此

楊惟中

楊惟中首薦姚樞又因樞而得江漢先生趙復因聽復講論遂知聖賢之學慨然欲以道濟天下於是盡收名士數十人及濂洛諸書送之上都而二程朱子之書始得行於北方北人知有聖學蓋始於此又立太極書院建濂溪周子祠廣延名儒講授其中而人才多所造就不但元之功臣亦聖道之功臣也又能誅劉萬戶郭千戶以除民害太宗崩後太后稱制亂政惟中以一身負天下之重可謂北方之豪傑矣

世祖皇帝

伊周以降世有佐命之臣如漢之良平蕭曹唐之房杜英

衛皆以英雄之資效其智勇以佐興王未有命世大儒抱
王佐之畧如許衡竇默姚樞其人者錯乎其間也元世祖
之臣如史天澤廉希憲耶律楚材劉秉忠木華黎伯顏諸
人已幾幾乎漢唐開國之佐矣論道經邦閉邪陳善又有
許竇諸賢此前代之所無而世祖之所獨元之久安長治
蓋由於此然任衆賢矣必以王文統之徒參之至阿合馬
盧世榮桑哥三大姦相繼用事天下騷動元元愁苦賞賜
諸王歲費億萬而薄於百官之俸窮兵黷武崇佛拜僧至
於發掘先朝陵寢此又前代之所無而元世之所獨瑕與
瑜各不相掩者也

平雲南

雲南恃其險遠自古以來不通中國憲宗命太弟專征賤

氏納降誅其權臣高祥高和而雲南遂爲內地武功赫赫
無遠勿屆而宋人以粉飾太平上下偷安者當之何異於
卵之敵石也

賽典赤父子

雲南初入版圖循其故俗無婚禮男女往往自相配偶無
喪祭禮親死則火之而不祭無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
憲宗欲變其俗命賽典赤往鎮之教以跪拜媒妁棺槨祭
奠之禮播種陂池預備水旱之法建孔子廟明倫堂講經
史授學田於是文教聿興夷俗丕變又以恩信招徠交趾
槃蘿降其國主後卒於官百姓罷市巷哭設祭交趾爲服
衰絰其祭文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語其子忽辛繼之
民歡呼曰此吾慈父子也寇賊一時解散忽辛善於其職

又以恩信招徠緬國緬國貢白象以報其德愚按雲南之
有賽典赤西蜀之有文翁也周人緇衣之歌愛其子與父
塙其忽辛之謂歟

元君臣皆好士

元世祖求士若渴征伐所至凡士之有名者必羅而致之
奏對稱旨便留侍左右時相講論呼之以字而不名前有
唐太宗後有明太祖莫不皆然所以爲開基英主也元方
鎮大臣仰體帝意皆喜得士如楊惟中耶律楚材史天澤
張柔嚴實董士選諸人爲最幕僚濟濟罔非名士往往薦
之於朝名位塙已不以爲嫌士之生其時者可謂幸矣然
王文統阿合馬桑哥之流則忌之惡之擠而排之甚者陷
之以罪而欲殺之英主在上宰相之不必皆賢如此況暗